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胡頌平 編著

校訂版 ● 第五冊

胡頌平・編著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五)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丁丑 四十七歲

一月初，有「對一九三七年的期望——三大希望」一文。在「大公報」上發表。此文有英譯
“Expectations for 1937—The Three Great Hopes”，見「中國週報」九卷三期。（*China Weekly Chronicle*, Vol. 9, No. 3, January 20, 1937. pp. 6-7. 原註：譯自「大公報」，
〔西文著作目錄〕二二〇號）

一月十九日 有「給魏建功書」：
建功兄：

昨天莘田（羅常培）說，心史（孟森）先生有一長文（原註：此似是六卷二號之「脫文，衍文」一文。）給「季刊」，亦是證實戴東原偷趙東潛「水經注」一案。莘田說你頗有點遲疑。我託他轉告你不必遲疑。我讀心史兩篇文字，覺得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東原作偽似無可疑。古人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東原是絕頂聰明人，其治學成績確有甚可佩服之處，其思想之透闢也是三百年中數一數二的巨人。但聰明人濫用其聰明，取巧而諱其所自出，以爲天下後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於一時，終不可欺於永久也。（此林肯之語）

此亦是時代之病，個人皆不能完全脫離時代的風氣。往世佛教大師、禪門鉅子，往往造作偽史以爲護法衛道之具，他們豈存心作偽嗎？在那個時代裏，他們只認爲護法衛道，而不自覺其爲作偽也。

東原之於「水經注」，當時也許只是抄襲趙書，躲懶取巧，趕完一件官中工作而已。初不料皇帝大賞識此公，題詞以光寵之；又不料他死後段玉裁等力辯趙書襲戴，乃更加重東原作偽之罪了。若必坐東原以欲得庶常之故而作偽，則稍嫌涉於「誅心」，凡「誅心」之論皆新式史家所宜避免。不知心史先生以爲何如？勿勿奉聞，即乞教正。

適之 二十六、一、十九

這是一封抄件。先生在這抄件旁邊記下了下面的話：

今天建功發見此函，我借抄了一份。

適之 三十七、七、二

又在抄件上眉批云：

我在那時候，也還不懂得校勘學，故率爾說「此案似是已定之罪案。」

這時候先生還叫建功「不必遲疑，」後來自己研究的結果，才把歷來學人誣陷戴東原的罪案，完全平反了。（此函收在「胡適手稿」影印本第一集。）

是月有“Can China Survive?”一文，發表於 *Forum and Century*, Vol. 97, No.

1 (January 1937), pp. 39-44. (〔西文著作目錄〕八三號)

二月十一日 有「病榻日記」：

舊曆元旦，在協和醫院。

來客甚多。與朱孟實夫婦談曹禺的兩本戲。

昨日讀楊誠齋的「西歸集」，今日讀「朝天集」。「朝天集」最不佳。

——趙景深編的「現代作家日記集」（初版書名叫「日記新作」），上海北新書局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頁二三五，秦賢次先生提供複印本

二月十二日 (Fri)

讀誠齋的「江東集」。此集勝於「朝天集」，但不如「南海」、「道院」、「西歸」三集。

福開森先生借我一冊 Van Wyck Brooks: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A Library History 1815)，讀了幾章，甚感興趣。其中記一八一五年 George Ticknor and Edward Everett 兩個少年人決計遊學歐洲，他們在德國 Göttingen 留學四五年，Ticknor 回哈佛作文學教授，Everett 作希臘文教授，就開「新英蘭」的新文學風氣，此一段故事很有趣味。

祖望來辭行，他明天回學校去了。我對他說：養成作工的習慣是第一要事。沒有「丙」等分數的人可以做學問的，也沒有「丙」等分數的人可以做事有大成功的。

「現代作家日記集」頁二三五—二三六

二月十三日 (Sa.)

沈兼士先生來談。張慶松醫士來談。Miss Hodgman 來談。

讀誠齋的「退休集」，此為最後一集。

醫院護士中有人拿小冊子要我題字，說要我做首白話詩。不得已，謔了一首過新年的山歌：

鎗——打——雙響直上天。

霹靂霹靂全紅鞭。

家家戶戶歡歡喜喜過新年。——

不用政府花費一文錢。——

只害我病床上幾夜不安眠！

〔現代作家日記集〕頁二三六

十一月十四日 (Su.)

讀 Henry James 的 *Charles W. Eliot* 卷一，甚感興趣。

伊里鴉校長是哈佛大學再造的大偉人。他死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那時我在巴黎，巴黎有兩種美國英文日報。那時候正值電影男明星范倫鐵諾 (Valentino) 病危在醫院裏，報紙的第一頁幾乎全是范倫鐵諾病床的消息，那天只有一條短短三行的新聞，記伊里鴉校長死了！我讀了嘆一口冷氣。十年後，我在病床上讀這一個大教育家的傳記，想起那個故事，記在這裏。

今天醫生許我起床坐了，上下午各坐了二十分鐘。

〔現代作家日記集〕頁二三六—二三七

三月一日 有 “China's Chances of Survival” 一文，發表在 *People's Tribune*, N. S., Vol. 16, No. 5 (March 1, 1937), pp. 373-382. (〔西文著作目錄〕八四號)

三月六夜 有「再談關漢卿的年代——與馮沅君女士書——」。文前有說明：

馮沅君女士在他的「古劇四考」（『燕京學報』二十期）的一條小註裏，提及我的「讀曲小記」。我說漢卿曾做「大德歌」，大德是元成宗的年號（一二九七——一三〇七），已在金亡之後近七十年了，所以舊說關漢卿是金朝遺民，金亡不仕，是不可信的。沅君用「古今說海」的「金志」來說「大德」是金時和尚的尊稱，不是年號。她因此更相信關漢卿是金人。我寫此信答她。（適之）

沅君：
收到「燕京學報」二十期，就被人借去了，所以不曾寫信給你。今天重讀你的「古劇四考」，我想寫短信給你。

和尚稱「大德」，唐宋早已有之。（例如『唐文粹』卷六十二有白居易的「撫州景雲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塔碑」，又有許堯佐的「廬山東林寺律大德熙怡大師碑」。）你不必到「大金國志」去找。（『金志』不是全書。有廣雅書局版刻的全本。）

「大德歌」與「大德樂」之因年代得名，毫無可疑。「慶元貞」也是因為元貞年號來的。「慶宣和」也是因北宋年號來的，都無可疑。

你試翻看天一閣鈔本的「錄鬼簿」的賈仲名弔詞，就可以知道元貞（一二九五——一二九七）大德（一二九七——一三〇七）的時期是曲家公認為「唐虞之世」的！

趙公輔下「元貞大德乾元象，宏文開……」

趙子祥下「一時人物出元貞，擊壤謳歌賀太平。」

狄君原下「元貞大德秀華夷。……」

李時中下「元貞書會李時中，馬致遠、花李郎、紅字公，四高賢合捻『黃梁夢』。……」

顧仲清下「唐虞之世慶元貞。」

張國賓下「教坊總管喜時豐，斗米三錢大德中。……」

花李郎下「樂府詞章性，傳奇么末情，考（都）興在大德元貞。」

元貞大德（一二九五——一三〇七）頗像英國的伊里沙伯時代，正如詩史上有建安、正始，又有元和、長慶也。故「慶元貞」、「大德歌」、「大德樂」的因年號得名，都是平常自然的事，毫不足怪。

關漢卿的「南呂一枝花」題爲「杭州景」，而開口就唱：

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

這豈是亡金遺老的口氣嗎？況且此曲寫杭州「滿城中綉幕風簾，一闌地人烟湊集，百千里街衢整齊，萬餘家樓閣參差。……」，這也不是杭州新破時的情形。臨安破在二二七六年，去金亡（一二三四）已四十多年了。故說關漢卿生於金末，或無大問題。若說他是金朝的太醫院尹，國亡不仕，那就非抹煞「南呂一枝花」和「大德歌」諸曲不可。

說漢卿是金「遺民」者，只有二人：一爲楊鐵崖，一爲作「青樓集序」的朱經，他們都是元末明初的人，都不足爲憑。

關漢卿的死年，至早不得在一三〇〇年以前。故他的生年約當一二三〇，至早亦不得過一二二〇，金亡時他不過三四歲或十三四歲的小孩而已。

杜善夫（仁傑）確是金朝遺老，其年輩與元遺山相等，而享高年，元人文集中稱爲「止軒」者是也。他的「莊家不識勾欄」一曲，可知其時勾欄中戲劇久已成立。最可注意者，杜善夫此曲中已說到「前截兒院本『調風月』，背後么末敷演劉耍和」的戲名，而劉耍和是紅字李二和花李郎的岳丈。

大概元劇起於行院之中，「輟耕錄」廿五所謂「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至今樂人皆宗之」者，就是說這三人始創（「鼎新」卽是「革故鼎新」，用「易」卦本義，今言就是「革命」）這新式的戲劇。初時都稱「院本」，後來士人爲之，始稱「雜劇」，以別於行院之本。

我頗疑心劉耍和可能即是魏、武、劉三人中之「劉色長」。其「鼎新」時代大約在至元（一二四六—一二九四）時代。到了元貞、大德時代，關、馬諸人始爲教坊寫劇，就開了一個戲劇史上的「唐虞之世」。馬致遠、李時中與劉耍和的兩個女婿合作「黃梁夢」，而賈仲名歌頌爲「四高賢合捻黃梁夢」，可見當時人並不嫌院本之低微下賤。（因爲當時的士人階級也就很够低微下賤了！）

若此說大致不錯，則最早的雜劇（院本）大概是那些無名氏的作品。關漢卿的許多雜劇之中，也許有許多是改創教坊院本的。

關漢卿生平一事，本與你的「四考」都無關，因爲你加了那條小注，所以我寫這信和你討論，並略述我的「元劇起源說」，請你和侃如指教。

匆匆問雙安

適之 二十六、三、六夜

——錄自「文學年報」第三期，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錄稿上有先生附記：

承王志維先生從「文學年報」抄出這一封二十二年前的短信，我略加修改，留存作紀念。

胡適 四八、十二、二十一夜

三月十二日 有「皇元風雅裏的曲史材料」（讀曲小記之一），大意是：

「皇元風雅」六卷，「後集」六卷，孫存吾編，有至元二年（一三三六）虞集序及謝升孫序。（「四部叢刊」影高麗仿元刊本）此選實在比別種「元人選元詩」高明得多。謝序有云：

我朝混一海宇，方科舉未興時，天下能言之士一寄其性情於詩。

此語雖非爲戲曲發的，但大可應用到戲曲上去。又云：

吾嘗以爲中土之詩沉深渾厚不爲綺麗語，南人詩尙興趣，求工於景□間。此固關乎風氣之殊，而語其到處則不可以優劣分也。

此語也可以評論元曲。

這書裏有許多曲家的詩，其在〔錄鬼簿〕上有名而無專集流傳於後者，有這些：

王繼學 參政 東平人

馬昂夫 達魯花赤

曹子貞 禮部尙書 東平人

張小山 四明人

張鳴善 平陽人

復齋陳以仁 三山人

郝天挺

盧疎齋

貫酸齋

閻靜軒（簿作閻彥舉學士）

滕玉霄

馮海粟

劉時中

這書卷四有趙半間的構欄曲，也是有興趣的戲曲史料。……此詩寫構欄的情形，可與杜善夫的「耍孩兒曲」相印證。也可與「水滸傳」「雷橫打白秀英」一回相印證。近日南京國學圖書館影印的〔元明雜劇〕中有

四首

一首

二首

二首

七首

三首

一首

四首

十四首

一首

二十首

四首

三首

「藍采和」一劇使我們得着不少的構欄材料。

趙半間不知何許人，此集選他十首詩，詩多可誦。……

——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九五期

三月十六日 有「劉時中」（讀曲小記之二）。大意是：

「錄鬼簿」的「劉時中待制」，王國維校注云：

案楊朝英「陽春白雪」，劉時中號逋齋，又云「古洪劉時中，則南昌人也。」元又有二劉時中，一見

「世祖本紀」，一見「遂昌雜錄」，均非此人。

任中敏「元曲三百首」附錄云：

劉致字時中，洪都人，一謂石州寧鄉人，仕永新州判，歷翰林待制，出爲浙江省都事，卒，貧無以葬。

王先生注考之未詳，任先生之說大概根據於「元詩選」三集之戊集。「元詩選」有劉致小傳，所據有二，一

爲姚燧所作「懷集令劉君墓誌銘」（「牧菴集」二十八），一爲「輟耕錄」卷九「王眉叟」條。

姚燧爲劉致的父親劉彥文作墓誌，……他那時在長沙。劉致拿自己所作文字去請教，姚燧很賞識他，

說他「爲辭清拔弘艷，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從此劉致就做了姚燧的一個最忠心的弟子。今聚珍版本

「牧菴集」不但有許多和劉時中的詩詞，卷尾還有劉致所作「牧菴年譜」（集與年譜都出於「永樂大典」），

「年譜」裏有許多關於劉時中的材料。

劉致是石州寧鄉人，流寓於長沙。「陽春白雪」稱「古洪劉時中」，大概是因爲他曾做永新州牧，永新

在江西，他就被誤認作江西人了。

「牧菴年譜」中說：

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先生六十一歲。……有致先懷集府君墓誌。……致以是年始拜先生於潭，舉致

湖南憲府吏云。……

至大四年（一二二一），先生七十四歲。……以承旨召，病不克赴。十月至京口，買舟西歸。致與先生別饑真，遂成長別。

再過兩年，姚燧就死了（一二二三）。

聚珍版「牧菴集」有鄱陽吳善的序，中說：

至順壬申（一二三三），公之門人翰林待制劉公時中始以公之全集自中書移命江浙以郡縣贍學錢命工鋟木，大惠後學。

姚燧的年譜必是附在這部全集後面付刻的。姚死之次年，即復行科舉，大概劉致是從科舉得第，做到翰林待制的。從他父親死時（一二八九）到至順壬申，已是四十三年了，他大概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

他出外做浙江省都事，死在杭州，葬在德清。見於「輟耕錄」九。……我們暫定他死時至晚約在後至元之末（一二四〇）。

——天津「益世報」「讀書週刊」九四期

三月二十四日 有“Exhibition of Bibles”的講演，發表於 *Pacific Affairs*, Vol. 9, No. 12 (March 24, 1937), pp. 6-7. (【西文著作目錄】一七一號)

三月二十五夜 作「全國歌謠調查的建議」。(胡不歸「胡適之先生傳」頁一〇一)
四月十夜 有「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一文。

這是去年秋天先生在美國各地演講的大意，後來寫出來，題為「太平洋的新均勢」，登在紐

約的「外交季刊」的本年一月號裏。先生在短序裏說：「我現在把這個見解用本國文字重寫出來，稍稍有點增減改寫之處，請國內的政治學者指教」。大意是：

我去年……出席第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對於太平洋西部（遠東）的問題，……只有兩種看法，一是敗北主義，一是樂觀主義，……（以上參閱二十五年九月最後一條）

敗北主義在各國的實際政策上的表現有多種主張。去年九月中，「新共和」週報（*The New Republic*）曾有一篇社論，主張美國政府命令美國商人和銀行全部退出中國，他們的損失可由美國政府從減縮海軍所省的經費裏撥款賠償。這是敗北主義的一種表現。恰相反的政策，如單方的擴張軍備而沒有一種積極的國際政策，也是一種敗北主義。至於那些主張日本用暴力造成的現勢的人，那些攻擊司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的人，那更是敗北主義者，不用說了。

我曾細想，這種敗北主義都是由於觀察太平洋形勢的錯誤，……他們把「太平洋勢力均衡的變化」解作了「日本的獨霸西太平洋」，當然他們要感覺和平解決的絕望了。……

依我個人的看法，這種觀察是錯誤的。「日本在西太平洋的霸權」，這一句話已成爲過去的史實，而不適用於今日了。

日本的獨霸東亞，不在今日，而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年中（一九一四——一九三一）。「九一八」以後，因爲他濫用他的霸權，引出了一些新勢力，造成了一個新均勢的局面，那個獨霸的局勢就維持不住了。這是歷史的事實。

當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的時候，俄國、英國、法國、德國都用全力在歐洲作戰，無餘力顧到遠東，日俄戰後的東亞局勢完全打破了，遠東就完全轉到英國的同盟國日本的獨霸之下了。在那四年的大戰期中，並且在那戰後的頭兩三年，——一九一四到一九二一——日本獨霸西太平洋，沒有第二國能和他爭霸。因爲

如此，所以在大戰的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國提出那二十一條的要求；所以就在大戰停止之後，在巴黎和會席上，戰勝的協約各國還不敢不尊重日本的意志，寧可得罪中國全國人民的情感，寧可拋棄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把山東的德國舊有權益完全送給日本。這七年是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取得的東亞獨霸地位，是爲日本東亞霸權的第一期。

但這種獨霸的形勢是使英美兩國最不安的。於是在大戰結束之後的第三年，……才有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的召集。……

世人皆知這些華府條約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約束來限制日本和遠東的霸權。其實日本的霸權，因爲接受了一種國際的約束，就等於得着了國際的承認，倒反更穩固了。山東問題的解決使得中日之間解除了一種最尖銳的衝突，海軍比例的成立解除了其他海軍國對日本的猜忌；「九國公約」的成立使得太平洋有關係的各國有了十年的相安。骨子裏，日本在遠東的威權絲毫不曾縮減。就拿那「五，五，三」的海軍比例來說，事實上是英、美海軍的減縮，而日本獨得西太平洋的地利，他的海軍勢力還是無敵的。所以華府各種條約，從遠見的政治家看來，不但沒有減低日本的霸權，倒反給日本的霸權加上一層國際條約的保障了。所以在華府會議之後的十年（一九二一——一九三一），是日本在遠東的霸權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二期。

我這種說法，有些人一定看作一種詭辯。其實我說的話只是歷史常識。我們必須知道，凡一種勢力最無害的時期，正是他最強盛最穩固的時期。例如美國在西半球的霸權，正因爲是大家公認爲最無害而有利的，所以是最強盛最穩固的。我們看加拿大與美國之間的疆界，凡三千五百英里之長，從沒有一兵一卒守衛，就可以知道這「霸權無害」的真意義。華府會議之後十年之中，日本屢次有開明的政治家執政，——原敬、濱口、若槻、幣原諸人——他們都不輕易濫用日本的霸權，差不多真做到了「霸權無害」的境地。……所以那

十年之中，日本的霸權，因為公認的無害，所以最穩固，最強有力。

日本霸權的無害，我可以舉一個最有力的實例。民國十六年，我從紐約起程回國，……四月底到日本。

……有一天，外務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一個「新聞事業展覽會」。……我進去一看，只見牆上面掛滿了無數薄紙條子，像是日本電報紙。……岩村先生對我說：「這是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夜東京『朝日新聞』一家接到的緊急電報。那天日本領事館被攻擊了，日本人也有被傷的，據說還有國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報紙發了無數的號外。人心的憤激，先生請看這些電報就可想而知。但幣原外相始終主持不用武力。駐下關的英美炮艦都開炮了，日本炮艦始終沒有開炮。」我那時看了那一間小房子牆上密密層層的電報紙，我第一感到日本的霸權的威嚴，因為我明白日本那時有可以干涉中國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濫用，可以說是無害的霸權了！

我到東京的時候，幣原外相已下臺了，已是田中內閣的時代了。不到一年，就發生了濟南慘案，引起了絕大的中國抵制日貨運動。無害的霸權一旦變為有害，就不能保存向來的尊嚴了。後來雖然有若槻內閣的耐心彌縫，兩三年後，日本的軍人終於不滿意那無害的霸權，就衝決了一切國際的約束，濫用暴力，造成滿洲事變。從此以後，帶甲的拳頭越顯露，日本的國際地位就越低落了。

當「國聯盟約」和「華府條約」和「巴黎公約」都還不曾被撕破的時候，太平洋上並沒有什麼均勢的局面，只有一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在那個新秩序裏，大家無形中默認日本是西太平洋的霸主，是遠東的領袖。

一旦那個紙老虎的新國際秩序被戳穿了，不但遠東陷入了大紛亂，整個世界的秩序也被攪亂了。九一八以後的種種暴行毀壞了那一套保證日本霸權的國際機構。那個國際紙老虎不能保障中國的被侵害了，同時也就不能保證日本的霸權了。因為日本的濫用霸力，引起了旁的國家的自危心，引出了許多新勢力一一起來抵

抗日本的暴力。於是日本十七年獨霸的局面就不能不結束，於是這些引出來的的新勢力就聯合造成一個太平洋新均勢局面了。

日本暴力引出來的種種新勢力，綜合起來，可以說是有三種：

第一是蘇聯的回到太平洋上來做一個第一流的強國。當華府會議的時候，蘇聯在太平洋上還算不得一個強國，他的政府還不曾被各國承認，「九國公約」也沒有他簽字的份。「華府條約」有效的十年中，蘇俄自己忙着整理內部，也顧不到遠東和太平洋。可是自從九一八的一炮之後，日本的大陸政策掙起對付蘇俄的招牌，東四省的淪陷又使日本的軍事勢力直接和蘇聯接觸了。於是蘇聯政府在實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手段之下，積極的調集重大的兵力到遠東各境，一面用大力改進西伯利亞的交通，開發遠東各地的實業。五六年之中，蘇聯已調了三四十萬精兵到遠東，在蒙古、西伯利亞的邊境上興造了七千英里的鐵路，加長了三千英里鐵路雙軌。蘇俄的空軍是多數人認為世界第一的。在那無限的兵力背後還有蘇俄近幾年來拚命發展的重工業建設。

無疑的，蘇俄現在已成了太平洋上的一個頭等強國，富源是無限的，人力是無限的。這是日本霸權的第一個大敵，日本不能不鄭重顧慮的。

第二是環繞太平洋上的一切非亞洲民族的國家的新興的軍備。這個新興軍備的大圈子，從太平洋北角上的阿魯與羣島（Aleutian Islands）起，南面直到澳洲與紐西蘭，西面直到新加坡與荷屬東印度。我去年在美國時，美國政府公布七月份外國在美國購買軍火的，荷屬東印度佔第一位。這是預備對付誰的呢？新加坡的英國大海軍根據地，在華府會議之後，本來早已擱置了；滿洲事變發生之後，淞滬戰爭之後，英國人才用全力趕造這個海軍根據地，現在已完工了。據最近英國報紙的記載，英國將要調集重大的海軍長駐新加坡。這又是對付誰呢？香港的防禦大計劃是已在積極進行的了。加拿大從來沒有海軍，我到文尼白市的那一天，早

起看報，就看見加拿大首相金格在倫敦宣言要創立加拿大海軍了！還有那南半球的澳洲與紐西蘭，——南太平洋的兩個人間樂土，——從來沒有夢想到國防的需要的，近來也在那兒積極的擴充自衛軍，建築海防工事，製造軍用飛機，努力從煤和片頁岩裏提取汽油。這又是對付誰的呢？至於美國的海軍大擴充，和從那菲律賓直到阿拉斯加的防禦工事，更是大家知道的了。

這一大圈子的新興軍備，都是日本近年的暴力招惹起來的，這是日本霸權不能不顧慮的這二組新勢力。第三，雖然最後，卻不是最不重要，就是近五六年內新興的統一的中國。日本在東北四省和華北的暴力行為是促進中國統一的一個重要動力，這是我們不妨大度的承認的。在那嚴重國難的黑影之下，一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居然很快的漸漸形成了。雖然這個新統一的國家還是很脆弱的，但這六年國難的陶煉，急迫的需要煎逼出來的一點交通建設和軍事建設，也居然使我們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至少我們現在可以自信我們是在努力造成一個能够抵禦日本侵略的力量了。

中國的軟弱無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原因。本來「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人情之常。我們自己不能振作自強，自然引起鄰國的垂涎。最近英國「曼哲司德衛報」有一篇文章裏說的最好：「中國之弱在日本眼裏是一種引誘。日本之強可以抵抗一切，只能抵抗這裏引誘。」中國的統一自強正是造成一種叫日本不能不顧慮的新勢力。這是太平洋新局勢裏的第三種新勢力。有了一個可以獨立自強的統一中國，其他種種新勢力方才有個核心可以附麗集中。

這是近年的日本暴力引出來的三組新勢力。加上日本，共有四組勢力，漸漸的形成一種太平洋上的新均勢局面。在這個新均勢裏，日本只是幾個因子之中的一個因子，他處處不能不顧慮到其餘的那些勢力，所以就不成一個獨霸的局面了。

最後，我們不可不明白，這些新因子是可以造成大戰禍，也可以構成一個和平解決的新基礎的。爲禍爲